

责编/乐建中  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徐哨

# 乘车记

□陈小如

常年两点一线的我久未出远门，偶尔赶趟高铁，情形堪比过山车。

先生单位组织旅游，邀请我同往，我要做的就是赶高铁去和先生汇合，然后一起上飞机。先生和我商定了时间，帮我买了票，就各自忙碌去了。对面的小姐姐催促我，我才回家搬行李准备出发。

其实没出发前，就好事多磨了。我计划用一个晚上整理行李的，却足足花了三个晚上。我拿出家里最大的行李箱，一应物品装箱，发现拉链都快拉不上了。沉，不是一般地沉。翻过的衣柜犹如被洗劫一般，又花一个晚上才归位。临时来了点工作，得捎上手提电脑。又蓦然发现这是三个小时的高铁行程，得备点零食呀。于是，又多了只可以置于拉杆箱上的帆布包，手提电脑零食水果一装已鼓鼓囊囊。

下楼时，我看着行李箱的拉链有两个对应的锁扣，心想着不会爆开吧？顺手压扣进去，但往外拨拉却不肯出来了。这一下，心立马慌了。定睛一瞧，两个扣眼旁有一锁孔。老天，那钥匙在哪？我马上去专门放各种钥匙的架上查找，只寻得一把小巧的钥匙，一试，纹丝不动！这下完了，即使没有钥匙，我也得出门了，火车不等我呀。

人间四月天，正是冷暖相宜，春风吹拂着楼下的香樟树沙沙作响。一肩挂一包，双手提箱下楼的，却热得浑身冒汗。地铁站在小区对面的马路边，短短三四百米路，平推拉杆箱几次差点把自己惯倒。拿来拉，震得手臂都发麻了，十分力气去了七分半。路口绿灯亮了，协警叔叔大手一挥让行人赶紧过马路，我的箱子半天不给面子，在协警叔叔的注目下，推不动、拉不起来，使得我口干手软，内心阵阵窘迫。

过了马路，远远瞧见一男



一女各拉着行李箱在前面走。对，那是地铁电梯入口。等我朝向电梯门时，里面的人正要关门。我急忙喊道：“等等我！”那男的用手护着门，等我进去才按了键。我报以微笑表达谢意。他拉了一个泡沫箱行李，很特别。

地铁到达宁波火车站时，我凝望着C、F出口想着该何去何从。当时看着往F口的“行李箱”众多，便一个箭步跟了上去。再往左，右手是楼梯，左前方直行，仔细一瞧，看见洗手间旁边墙壁上的指示箭头下面一排大字：乘坐高铁请上电梯。欣然前往，突然发现电梯上那只独特的泡沫箱行李，那女的也在。等下了电梯，赶紧跑到阿姐身边套近乎：“人没认得，这个箱子我认得。”阿姐认出是我，脸上迅速浮现笑容。我接着说：“你们是去哪里？这还没上车，我已经转晕了。”阿姐告诉我，他们去杭州。还说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站。我便跟上夫妻俩，不去取票厅了。

男人刷了身份证，进站；我把身份证往那刷了一下，未有

结果。阿姐提醒我，你要放在那儿。我放上，验证失败。我把口罩取下，仍然验证失败。为什么？这是不让我进站吗？还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？我开自己玩笑，心里却着急了。远处的工作人员过来，对我说，你去人工通道验证。我不得不和夫妻二人告别。我想，我到人工通道就能验证成功吗？忐忑忐忑地过去，学人家把身份证往小白架上一放，居然成功了。

候车厅里人头攒动，我这是进到有名的“大螃蟹”肚子里了呢，看看时间离发车还有40分钟，长长吁了口气。不料一想，我该往哪个检票口等待？赶紧给先生打电话，那端却传来“暂时无法接通”的提示音。

才松弛的神经瞬间又绷紧。我告诉自己，冷静，我又不是不识字。看大屏幕信息，与我时间吻合的是去徐州，途经先生所在城市，那就无疑是它了。检票口6A6B。我去6A旁坐着，瞧见工作人员，就特意上前咨询：“我如何能够知道我的座位号？”她告诉我我去服务总台查询。一溜儿电脑屏幕，我只能查到线路和网站，便问工作人员。那人用超快的语速告知，可去那边自己打印。我便乖乖按她的指示来到“那边”。三台机器前面都有二十多号人在排队，我跟在队伍后面，默默瞧着别人如何操作。等轮到，出来一张纸质凭证，看到了网站信息，其他字体很小巧，我寻找半天才找到了座位号和检票口。

笃笃定定赶往检票口，坐等。突然对一条反复在那儿播放的广播反应过来，说的不就是我要乘的高铁，检票口改到

2A了。于是又起身搬上行李，检票口长龙正开始缓缓地往前移动。

下站台的时候在12节车厢之外，于是赶紧往6号车厢的位置走去，越走越觉得“人烟稀少”，又数次差点拌倒行李，但总算是看见了闪闪发光的6号车厢的标记。我扑通扑通跳了半天的心，渐渐缓和。

我找到位置，学奥运健儿举重的模样，试图将行李举起放到行李架上，但两次到腰部就落败了，于是只好放弃。幸好自己长得小巧玲珑，行李放进位置，余下的空间刚好可以安放已筋疲力尽的身体和双腿。

火车缓缓启动，我看到先生发来了购票信息。我回了信息，骗他说我落在车站了。他连发数条语音，话里满是焦灼。我还想晾晾他，他的电话进来了。我才告诉他真实情况，说是有惊无险。

夕阳西下，四月的田野往后疾驰。刚才在车站最慌乱的时刻，我也曾求助了好友，她千叮万嘱：可不要乘错车次哦。我回答说：那没脸回了。上了车后，看到她回复：确实。

下车后，自是对先生一番“控诉”，然后划拉着锁眼告诉他，行李箱也被我锁住，还不知要如何开膛破肚。话还没有说完，手指触动了锁眼，两只拉链头扑通一下自己跳上来了。喜得我一把抱住先生，然后“傲娇”地抛下他和行李，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进陌生的夜色中。

投稿E-mail:  
ljz@cnnb.com.cn